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General Laws of Capitalism

Daron Acemoglu & James A. Robins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5

本文主要介绍了马克思、Piketty（《21 世纪资本论》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解读以及他们提出的资本主义普遍规律。作者指出了 Piketty 在描述以不平等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时出现的问题，并指出了制度（Institution）在不平等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 1 Capital Failure

马克思构建了丰富且细致的理论，但他的主要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讨论物质基础怎样与生产力（尤其是技术）一起构建了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包括生产关系）。生产力（科技）的变革使生产关系变化，形成冲突并导致社会、制度变革。

马克思强调生产力（有时附带着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决定了经济和政治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预测都是基于经济基础，而没有与制度或政治联系。

在《资本论》（1867, Vol. 1, Chap.25）中，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过剩使得工资只能维持温饱，资本主义与稳步提升工人生活标准是矛盾。对这一点，后人的解读各有不同，Blaug(1996) 认为马克思从未声称工人实际工资会停滞不变，问题在于国民收入中劳动的占比越来越低。而 Foley(2008) 则认为马克思一开始声称资本主义下的真实工资不变，但由于发觉英国的真实工资的确在提高，则将观点转至劳动回报占比下降。与本文主题相关地，马克思主要做出了如下三个关于不平等的预测：

- *The General Law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资本主义下的真实工资是不变的；资本主义下，源于劳动的国民收入占比会下降。
- *The General Law of Declining Profit*: 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率会下降。
- *The General Law of Decreasing Competition*: 资本积累导致产业更加集中。

上述三条普遍规律不一定准确，正如马克思所说，真实工资在 19 世纪最初十年保持不变或有所下降，但其实真实工资已经增长了可能将近二十年 (Allen 2001, 2007, 2009a; Clark 2005; Feinstein 1998)。国民收入中的劳动占比在 1870 年时不到一半，但后来也开始上升，20 世纪达到三分之二。Allen(2009a) 计算发现利润率在 18 世纪末相对较低，1870 年达到最大值 25%，随后回落到 20% 并稳定至一战。而 Matthews, Feinstein, and Odling-Smee(1982) 认为这些比率在 20 世纪并没有下降。

为什么马克思的预测失败了？主要因为他忽视了技术的内生增长（即使他很强调生产力），也忽视了制度和政治在形成市场、价格、技术道路时的作用。英国真实工资的增长在部分程度上就是技术变革、劳动需求增加的结果 (Crafts 1985; Allen 2009b; Mokyr 2012)。产权合理化、拆分垄断者、投资基础设施、为产业发展提供法律框架（比如专利系统）都是使科技变革的制度变化，这些都被英国经济广泛采用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Mokyr 2012)。

进化中的制度均衡分配了新技术带来的回报，工业革命也伴随着主要的政治变革。比如英国 1833 年出台了监督工厂的法案，使工厂雇工受法律约束；1832 年的改革法案 (Reform Act 1832, 扩大下议院选民基础) 导致了 1846 年废除谷物法 (Corn Laws, 限制外国低价谷物进口)，降低了面包价格、提高真实工资、降低地租 (Schonhart-Bailey 2006)。1847 年工厂法案 (Factory Act) 推行了十小时工作制。

马克思的第三条预测也失效了，虽然美国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有很多主导经济的寡头，但 1887 年的州际商务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使铁路合理定价，破除铁路垄断）和 1890 年谢尔曼反垄断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等法案不仅阻止了产业集中化，而且扭转了局面（Collins and Preston 1961; Edwards 1975）。White(1981, 2002) 发现二战后美国的产业集中程度变化不大。

经济学家往往将他们所处时代的事件和趋势纳入希望解释所有时代的理论体系中，这样往往会出错。比如生活在地租增长年代的大卫李嘉图在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 中预测国民收入的增长最终会流向地租，但 1870 年之后，地租持续下降了 60 年（Turner, Beckett, and Afton 1999; Clark 2002, 2010）。

## 2 Seeking 21st-Century Laws of Capitalism

Piketty 提出的资本主义普遍规律有三条：

- 当 GDP 增长率下降时，国民收入的资本占比会提高。

$$\text{capital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 r \times (K/Y)$$

$$K/Y = s/g$$

$$\text{capital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 r \times (s/g)$$

其中  $r$  是资本的真实回报率， $K$  是资本， $Y$  是 GDP， $s$  是储蓄率， $g$  是 GDP 的增长率。 $r, s$  与  $g$  相比更稳定。

- 长期内资本收益率（ $r$ ）大于 GDP 增长率（ $g$ ）： $r > g$
- 只要  $r > g$ ，不平等的趋势就会越来越大

本文用实证的方法反驳了这三条规律。

## 3 Cross-Country Data on $r > g$ and Top-Level Inequality

尽管 Piketty 发现了大量关于不平等的的数据（Piketty and Saez, 2003），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r-g$  会对不平等产生统计上显著的影响，且 Piketty 甚至没有做相关性检验。

为检验 Piketty 的结论，本文用了前 1% 阶层的收入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Alvaredo, Atkinson, Piketty, and Saez' s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以及各种  $r - g$  的代理变量，比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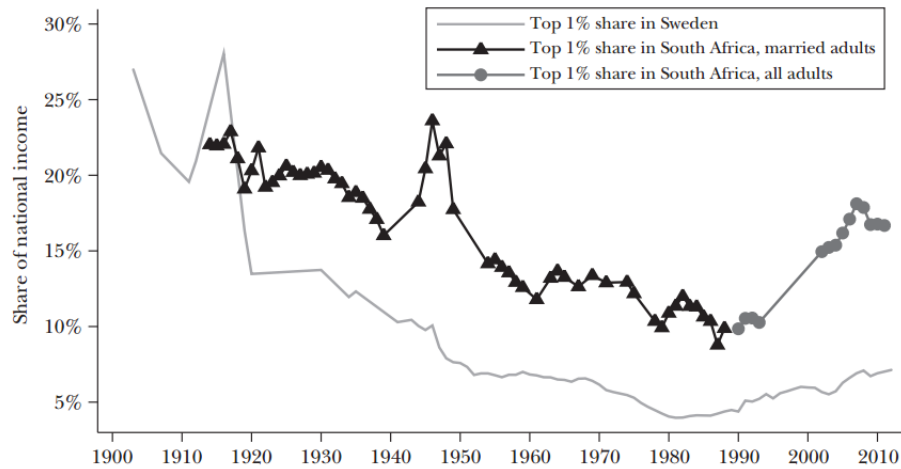
- 1870-2012 年的增长率数据（Madison's dataset），并假设真实利率不变
- 用政府长期债券折算出真实利率，Penn World Table 的增长率数据（1955 年起 OECD）
- 利用 Penn World Table 计算的真实利率，Penn World Table 的增长率数据

结果发现  $r-g$  对前 1% 阶层的收入占比并没有正向的显著影响，甚至有时影响还是负向显著的。

## 4 A Tale of Two Inequalities: Sweden and South Africa

本文利用 20 世纪瑞典和南非的不平等说明不平等的变化是跟社会的制度发展有关的，而不是  $r > g$  的作用。前 0.1% 或 1% 阶层的收入占比作为不平等的指标有失偏颇，反映不出贫富差距的实质与全貌。

Figur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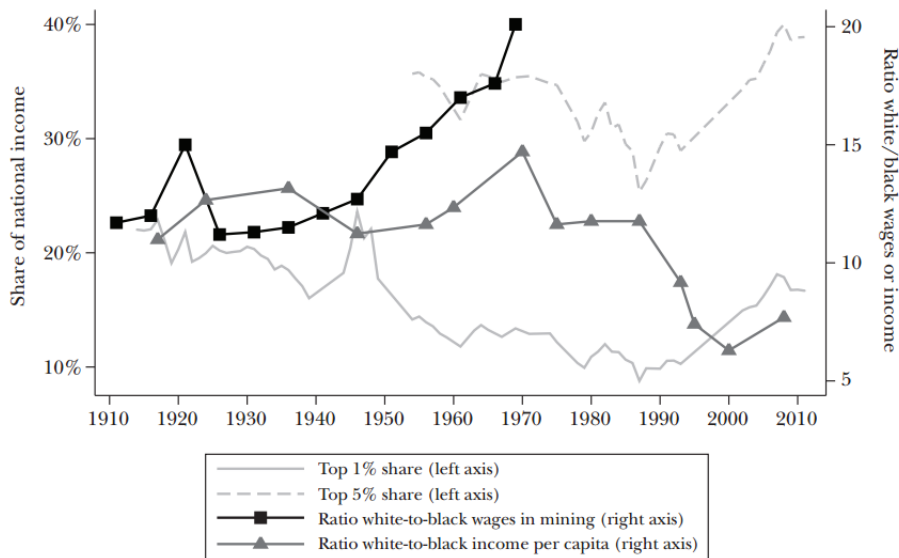
**Top 1 Percent Shares of National Income in Sweden and South Africa**

Sources: The data series for South Africa is from Alvaredo and Atkinson (2010). The data series for Sweden is from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09).

Note: The figure plots the top 1 percent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for South Africa and Sweden.

1910 年南非开始种族隔离，1948 年南非国家党掌权之后种族隔离进一步加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地加大，而前 1% 阶层的收入占比并不能体现这些加剧的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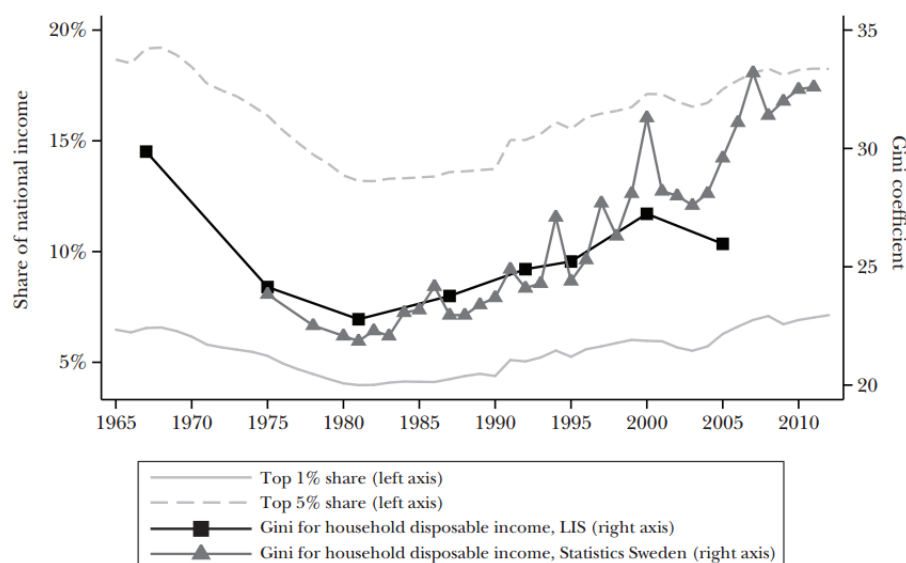
Figure 2

**Top Income Shares and Between-Group Inequality in South Africa**

Sources and Notes: The left axis shows the top 1 and 5 percent shares of national income for South Africa on the left axis, obtained from Alvaredo and Atkinson (2010). The right axis shows the ratio between whites' and blacks' wages in mining (obtained from Wilson, 1972), and the ratio between whites' and blacks' income per capita (obtained from Leibbrandt, Woolard, Finn, and Argent 2010).

可以看出平等的转折点有制度和政治的原因。

Figur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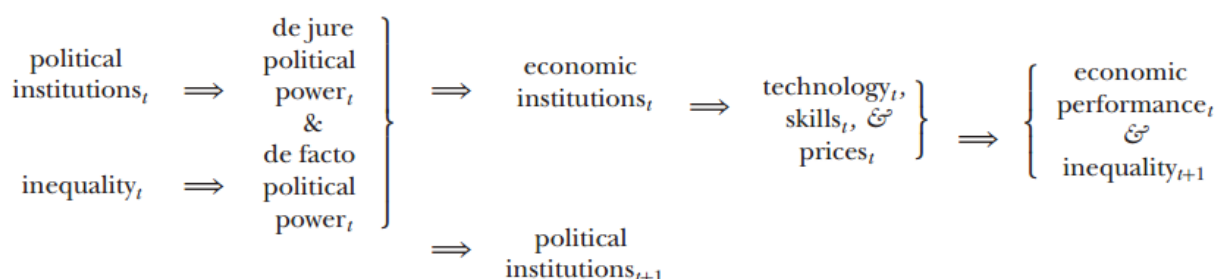
**Top Income Shares and Overall Inequality in Sweden**

Notes: The figure plots the top 1 and 5 percent shares of national income for Sweden on the left vertical axis, obtained from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09). The right axis plots the Gini coefficient for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from 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Milanovic 2013), and from Statistics Sweden (SCB).

瑞典的前 1% 阶层的收入占比与基尼系数走势一致，不平等的变化主要也是制度原因，比如提高收入边际税等。

## 5 Towards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分析不平等应该纳入资源分配制度、制度的内生变化等因素。比如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5)



当下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法律的政治力量，(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 2008; Acemoglu 2008; Acemoglu, Egorov, and Sonin 2012, forthcoming)，当下的政治力量又与不平等结合，影响了实际的政治力量。而法律的政治力量与实际的政治力量结合，决定了经济制度，并能改变以后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影响了技能的供给（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价格和技术，最终影响了经济表现和不平等状况。相关研究有：

- (Zeira, 1998; Acemoglu, 2010) 供给或制度因素导致的低工资，怎样减少了技术应用甚至阻碍技术进步。Hornbeck and Naidu(2014) 做了印证它的实证。
- 科技进步不仅仅源于制度因素，还可以源于其他经济因素，比如要素价格、技能组合的稀缺性、市场结构等 (Acemoglu 2002, 2003, 2010)，技术进步也能影响制度变革 (Acemoglu, Aghion, and Violante 2001; Hassler, Rodriguez Mora, Storlesletten, and Zilibotti 2003)
- 利用 Penn World Table 计算的真实利率，Penn World Table 的增长率数据
- Moene and Wallerstein(1995, 2006) 认为社会民主是收入分布两级群体集体对抗中产阶级。(Saint-Paul 2000; Gourevitch 1986; Luebbert 1991)